



※人间事

两家面馆

■姚孝平

小区前面的马路上,开着好几家面馆。离我最近的一家,是一对中年夫妻开的,生意最红火。从早上到凌晨一两点,食客络绎不绝,年轻人、中年人、老人,各色面孔都有。面的味道也好,端到面前时,青菜碧绿,大排油润,面条根根分明,叫人一看就生食欲。

隔着两百米来往西,也有一家面馆,操持的是一对老年夫妇。这里生意冷清得多,虽然打烊的时间与那家相仿。我每每路过,总要往里看一眼,食客零星,空座居多。

有一回深夜,饥肠辘辘。中年夫妻的面馆没开,我便转身去了老年夫妇那里。头一回进门,要了碗大排面。老板原本坐在食客的凳子上,见我进来,起身进了厨房。出面的时间有些慢,我刷了好几条视频,才见老板娘端着碗,笑眯眯地走过来。

满满一大碗,摆在我面前。面条煮得烂糊,一根根都发了胖,黏在一处;大排埋在“面山”里,只露出一个尖角;青菜已呈墨色,软塌塌的,几近糊状。我愣了愣,才拿起筷子。味道实在难以咽,勉强吃了半碗,便扫码走人。

我们本地人爱吃的,用的是湿面,下锅烫几秒就得捞起,再放佐料翻炒几下,即刻盛碗。青菜要出锅前几秒才放,早放三秒就容易煮烂。大排这类浇头,要卧在面的上面,青菜贴在一旁,红绿相映,看着才清爽,面也只需半碗。如今的人出门吃东西,早已不图“量”,而重“质”了。味道不行,量再多,也留

不住食客。

按理说,老年夫妇这面馆,味道如此,早该关门才是。可它偏偏开了十几年,依旧立在那里。我想,定有它存在的“秘方”。带着几分好奇,后来我又去吃过几回。

渐渐地,我瞧出些门道来,晚上十一点以后,是这家店最闹猛的时候。来的食客,大多是出租车司机,门外停着一溜黄颜色的车子。他们相互招呼,抽烟,聊天,热热闹闹的。这间小小的面馆,倒成了他们的绝佳休憩点、中途加油站。

至于为什么偏偏选定这家,也许是巧合,也许是老板人好,也许是停车方便,也许只是懒得挪地方。总之,没有无缘无故的事。他们是真饿了,需要面多一些,不太在乎“面相”如何。吃一口面,又抬头盯着对方的脸,一阵滔滔不绝,脸上洋溢着笑。

老板空下来时,便坐他们旁边,递烟,微笑,静静听着。老板娘默默地坐到角落的小凳上,织着一件绿色的毛线衣。面馆里的深夜,是温馨的,迷人的。

我不知不觉吃完了一碗面,起身走进夜色。路过那家中年夫妻的面馆时,老板在厨房里切着东西,老板娘站在门外。她没有往西边看一眼,那边的出租车停成一排,灯火通明。

各有各的生意,各做各的生意。烟火气裹着的小城,安宁充满生气。

※广知堂

连任十八载,嘉兴第一贤太守

■何志荣

清代同治至光绪年间,嘉兴出了一位贤太守,名叫许瑶光。

许瑶光(1817—1882),字雪门,号复斋,湖南善化(今长沙)人。他出身寒微,父亲许永璜以种菜务农为生。瑶光自幼深知农事艰辛,对穷苦农民怀有深厚感情。父亲教导他要好好读书,将来若能谋得一官半职,就要为百姓办实事,光宗耀祖。瑶光不负父望,勤奋攻读,道光二十九年(1849)获拔贡,在保和殿朝考中列一等第七名,得以授官。他先后担任桐庐、淳安、常山、诸暨、仁和等县知县,同治三年(1864)升任嘉兴知府。

许瑶光到嘉兴上任时,正值太平天国战乱刚刚平息,全境满目疮痍,匪患犹存。他果断采取措施,首先整饬湘军纪律,严惩扰乱治安的散兵游勇,使社会渐趋安宁。在稳定民心的基础上,他号召逃亡在外的业户返乡,正如其诗中所言“干戈既定讲农桑”。接着,他大力推行减税政策,清理漕政,发展农业,复苏经济。许瑶光吏治能力极强,一方面惩治腐败,一方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,在城乡浚河、造桥、筑路,修复平湖塘、海盐塘,皆雷厉风行。史载他“剔奸除莠,嘘痞起枯;七邑官吏,咸奉条教”,各地迅速“以次复兴,推广靡遗”。

许瑶光是一位儒官。他有计划地振兴教育,修缮孔庙,创办鸳湖书院,聘请名儒执教,并扩大贫困学子享受公费教育的

名额。这一举措使嘉兴府学及下属七邑县学的学生成绩在全省名列前茅。同治五年(1866),他主持兴建嘉秀育婴堂,恩泽孤苦孩童。他还抓紧修复城池,先后对嘉兴府城和石门县城进行了修缮。

同治六年至十二年,他主持重修南湖烟雨楼,湖心岛上的大部分建筑得以更新。许瑶光乘兴为嘉兴的八个景点题咏《嘉禾八景》(亦称《嘉兴八景》或《南湖八景》,简称《八咏》),并筹建八咏亭,镌刻八咏碑,为南湖胜景锦上添花,赢得文人雅士和普通游客的频频赞誉。经过许瑶光的精心治理,嘉兴全境呈现一派繁荣景象,百姓安居乐业,商品琳琅满目。

鉴于他的卓越政绩,同治十二年(1872)夏,浙江巡抚推荐他进京向朝廷述职。翌年,在送许瑶光赴京的饯行仪式上,官员、绅商、文士及父老乡亲纷纷表达敬意与感激,将烟雨楼左侧的一座小亭命名为“来许亭”,切盼太守述职后能重回嘉兴。许瑶光即席作诗答谢:“我来携李已十年,兹去不过三月天……鸳鸯有约定重来,且作长歌题素壁。”他还趁机请建“鑑亭”,并亲撰《鑑亭铭》,表述自己的为官之道。

许瑶光平易近人,政务之余常与文友作诗作曲,联吟唱和。烟雨楼中珍藏着他的楹联墨宝,其中两副最受喜爱:一副是“润色湖山吾辈事,栽培花柳大家看”,道出了他建设美丽家园的初心;另一副是“读竹垞歌,两岸渔庄蟹舍;记梅村曲,扁舟杨柳桃花”,与《八咏》一样,既

赞美了嘉兴田园风光,也寄予了对嘉兴人文的期许。许瑶光上京述职后,果然重回嘉兴,受到官民的热烈欢迎。

光绪元年(1875),许瑶光主持编纂《嘉兴府志》,聘请吴仰贤撰写,仅用三年时间便定稿,次年夏天印制完毕,版藏于鸳湖书院。这部皇皇巨著共48册、88卷,体例严谨,记载翔实,被专家誉为古代《嘉兴府志》中的上品,至今仍为海峡两岸的出版社影印再版,流传不息。

光绪六年(1880),因抵制浙江巡抚“查荒”增赋而引发民变,许瑶光挺身而出,力陈省员办事不善,为民请命,保护百姓,结果遭罢免。此事轰动一时,上海《申报》刊登《嘉守罢官记》,为他鸣不平。次年,浙江巡抚调离,后任碍于舆论和民情,重新任命许瑶光为嘉兴知府。嘉兴父老在三塔塘上建起“许公三至亭”。这位受人爱戴的太守在嘉兴连任十八年,成为任期最长、声望最高的贤太守,被破格钦加三品衔。

许瑶光在清代诗界和史坛上享有盛誉。他主持编纂了《嘉兴府志》,著有《雪门诗草》十六卷、《淡浙》四卷等。去世后,其幼子许方藻遵其遗愿,将一批珍贵书籍赠予鸳湖书院;后人许复七于1928年,又将许瑶光在长沙的剩余藏书一万二千册全部捐给嘉兴市图书馆。这些善举,是对嘉兴文化事业的大力支持与贡献。许瑶光是有勋业德望、著作可传的历史人物,被收录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。

※茶话坊

说说纸包

■陈建华

不曾想到,纸张最早是用于物品的包装,而不是我们习惯认为的用于文字书写。这是去年我在中央电视台一档节目里,听一位文物专家说起才知道的。纸张作为包装材料,已经历了千百年。一张纸,能包裹不同的物品,也能包出不同的形态、不同的行当,还有自己特定的纸包样式。

作为一名曾经的中药店员,中药店里的方包、枕头包、斧头包、宝塔包等各式纸包,至今让我难以忘怀。有幸在老师的指点下,我包的这些纸包还算像模像样。

用纸包中药,是中药调配全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,对营业员来说也是一项基本功。中药店里的纸包,都是从纸的对角开始的。比如最常见的方纸包,把下面的角翻上去盖在药上,再把左右两角相互折叠,最后将上面的一角翻下,盖在三个棱角中间,顺势往里一塞,几秒钟,一个合格的纸包就包好了。棱角分明,十分紧实,即便将这个纸包扔出几米外,里面的中药也不会漏出来。当然,这也与包装纸的质地好坏有关。

从前,中药店配药时,会把一张处方里的各味药先用小纸单独包好,再用一张大纸把所有纸包包起来。因为纸包大小不一,包扎时按先大后小的顺序,一个一个堆叠起来。包好的纸包下面大、上面小,形似宝塔,因此得名“宝塔包”。

入冬后,中药店里的滋补药调配和包扎,都由店里的老师傅操作。一来大补药价格昂贵,顾客见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动手,心里会觉得踏实放心;二来没有点真功夫,很难把一大堆好几斤重的中药用纸包好。药称好后,老师傅会用两张厚实又有韧性的大纸,把所有中药倒进去仔细包好。包好的纸包线条笔挺,棱角分明,饱满结实,形似枕头,所以叫作“枕头包”。随后,将一张用毛笔写着一个大“补”字的大红纸盖在纸包上面,再用线十字扎牢,一个寓意滋补强身的“枕头包”就完成了。多少年来,“枕头包”已然成为中药店冬令进

补的一个标配。

此外,还有一种形似斧头的纸包,叫“斧头包”,以前只在端午期间包苍术、白芷、艾叶时才包这种样子。不过现在斧头包已经很少见了,因为包起来比较费时麻烦。如今去中药店配药,纸包已十分少见,取而代之的是塑料袋,虽然省力,但作为一个老中药人,总觉得少了点中药传统文化的味道。

过去,市面上还有一种尖角包,也叫三角包,用来包瓜子、花生米、萝卜干、山楂片、咸甜橄榄、橄榄糖、粽子糖之类的小零嘴。这种尖角包一般出自糖果食品店和一些卖食品的小摊上。尖角包最大的好处是取食方便,只需打开纸包的折叠处,一手拿着纸包,一手取食里面的东西,颇有一种悠闲自得的感觉。而这种情景见得最多的,要数以前的影剧院和一些休闲场所。尖角包的包法也很有讲究:一要包得紧实,里面的东西不能漏出来;二来纸包的卖相要好,棱角分明,三只角要均匀对称。记得几十年前,在勤俭路电影院门口开场前,有个卖花生米和香瓜子的人,总会支起一个三角竹架,上面搁一只竹匾。顾客过来买,他立马拿一张长方形的纸,用勺子舀上一勺瓜子或花生米,三下五除二,几秒钟就包好一个尖角纸包递给顾客,一笔几分钱的生意就这么成了。他包的尖角纸包卖相十足,自己炒的瓜子、花生米咸淡适中、干燥香脆,再加上他亲 and 又带点调的叫卖声,摊上的生意总是特别好。

随着食品包装用品的提升,纸张用作包装的功能正在减少。不过,在中华传统文化以及一些非遗传承与保护的特定情况下,纸张作为包装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。像有着150多年历史的“浙江老字号”,王江泾的“公泰和芝麻栗酥”,以及“嘉兴市级老字号”嘉善西塘钟介福的“八珍糕”,至今仍延续着用“老旧黄纸”包装的传统。让看见它的人,不由得生出一种亲切与怀旧之感。“芝麻栗酥”“八珍糕”的醇香,透过一张朴实平淡的包装纸在空气中散发,也让它们当之无愧地成为古镇的一张名片。

※在路上

飞瀑下的菖蒲



■陶红卫

来嵊州百丈飞瀑,我心里一直盘桓着一个“根”字。那深藏于大地之下的部分,才是草木得以站立的缘由。菖蒲的根扎得结实,攥住“虎须”,能把一块石头提起来。

山路愈走愈深,满山的绿浓得化不开。同行的老唐是本地退休教师,话不多,只偶尔指点窗外,“这山的土薄,树却长得深。它们的根,是贴着岩石爬的。”老唐问我:“喜不喜欢菖蒲?”“我喜欢,它很香。”我说。

入了景区,人声骤然远了,耳朵里灌满了轰轰的水声,让我想起那年雷雨。我们兄弟俩在棚檐下躲雨,看闪电把棚檐顶上一只最大的西瓜震落。我们冲出去,抓起摔碎的瓜瓤狼吞虎咽。那瓜藤的根扎在棚檐下的浅土里,终究托不住一枚熟透的西瓜。此刻,深谷里的水,有从高处跌落时的决绝,有在岩面漫流时的从容,也有在潭底回旋时的沉吟。我们沿着溪边石径走,“鸳鸯瀑”两道并行,一宽一窄,一急一缓,像一对缠缠的伴侣。

说起“鸳鸯”,我倒记起了一件事。老陈退休不久,常到嘉兴月河的榭香书店买书。某日,我们聊起菖蒲,他说:“我家种了几十种菖蒲,其中有嘉兴本地

的品种。”“嘉兴本地的品种?”我好奇地问。他笑着说:“是,嘉兴人自己培育的,叫‘鸳鸯菖蒲’。”嘉兴人自己的菖蒲,还叫“鸳鸯菖蒲”,真令人惊奇。

正想着,转了个弯,老唐停下车说:“到了。”我抬头望去,心里“咚”地一下,百丈瀑从极高的崖口冲出来,初时依着石势,还是浑圆的一股,落下十数丈便完全散开,成了飞动的白练。声音浑厚,沉沉撞在岩壁上,又反弹回来,弥漫在整个谷里。老唐引我近前,指着瀑布上端:“你看那石。”奔腾的水流中,卡着一块黑黝黝的巨岩。水撞上去,迸溅开来,又从岩底缝隙激射而出。瀑布底下是第一龙潭。水色沉碧,幽幽的,仿佛将周遭所有的绿都吸敛进去。潭边湿滑的石上,青

苔茸茸如毯。

就在这水汽氤氲处,我看见了潭侧的岩缝里,一丛菖蒲从石间挣出来。剑似的叶子挺着,绿得发亮,水珠在叶尖凝着,欲滴未滴。它的根我看不见,但知道一定在深处:顺着岩石的肌理,探入潮湿的缝隙,与山体长在一处。

我蹲下身,伸出手指轻触叶片。“想带一株回去?”老唐的声音在身后响起。我点点头。“这菖蒲的根,扎得深呢。”老唐蹲到我身旁,指尖叩着岩面,“你看这石缝,看仔细,下面怕是早已被根撑满了。它的根是贴着石头爬的,遇到缝隙就钻进去,吸的是石头的湿气。”“为什么非要长在这儿?”我问。“因为这儿的水汽最重,岩缝里的湿气是别处没有的。”老唐说,“它的根知道该往哪儿去。”我凝视那丛菖蒲。它的绿,是从岩石深处换来的;它的挺,是根须执拗爬行的结果。如果没有这飞瀑,还有这生动的菖蒲吗?不知道。顺着溪流下行,老唐说起“九龙瀑”的典故:“王羲之喜欢山水、诗酒,曾用此水酿酒,邀友共酌。”

许出峡,月亮湖平铺在山坳里,湖边有些许菖蒲,透着幽香。

一位老汉在湖边收拾渔网,朝我们挥手:“下次来,就住下!白天看百丈飞瀑和菖蒲,夜里看星星,吃塘里的鱼。”同行的老张连声说好,我也跟着点头。

※心之驿

流泉秋月

■张建华

古镇新篁曾有“十景”,是清道光年间文人们雅集唱和的地方。其中一景,名曰“流泉秋月”。

流泉桥是我儿时上学的必经之路。我常想,古人的风雅,往往藏在对细微之物的敏感里。如今的人匆匆走过,看到的或许只是一条普通的河道,一座寻常的石桥,但在清代道光年间,这里却是蒋若济笔下“流泉曲曲自东西,楼阁参差桥影低”的绝妙画卷。流泉桥,亦称楼前桥,横跨南北,像一位沉默的老人,静静望着洒在波光粼粼的水面,桥影便在水里碎成一弯低垂的眉黛。

蒋若济写道:“明月不知骚客恨,秋来

夜夜照清溪。”那是怎样一种孤寂与自怜。月亮冷冷地挂在天上,不懂人间的愁苦,只管年复一年地照亮这条清溪。对当时的文人来说,这流泉秋月,或许就是他们灵魂的栖息地。在科举失意、仕途坎坷之余,唯有这水、这月、这桥,能给他们片刻的慰藉。这是一种属于旧时文人的“乡愁”。

如今,我站在流泉桥畔,脚下的桥板已不是当年的石板,栏杆也换作了现代的水泥。历史的风霜,早已剥蚀了蒋若济眼中的“楼阁参差”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想象,去凭吊。

新篁的水系,曾被当地人视为风水宝地。西青龙港的流水,从七孔的南星桥流入,经大中桥、青龙桥,最后从流泉桥等单孔桥流出,寓意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。然而,历史的洪流,终究是“流”出去了。人

们的生活方式变了,那份属于道光年间的闲情逸致,也随着秋月的清辉,渐渐消散。

“流泉秋月”,如今听来,更像是一曲挽歌。它挽的不是一座古桥的消失,而是一种心境的失落。我们再也无法像蒋若济那样,站在桥头,对着明月抒发“骚客恨”。我们的感受,具体而琐碎。但这湾水,依旧在流。它流过了唐宋的竹田里,流过了明清的丝丝絮絮,流过了张廷济的金石声,也流过了今日新区的霓虹灯。它带走了秋月的清辉,却留下了韵味。

这韵味,是古镇的文脉。它藏在“流泉秋月”的传说里,藏在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的民谚里,藏在“竹影摇曳月色寒”的名字里,更藏在人们关于故乡的记忆里。

流泉虽改,秋月常在;景致虽迁,文心不死。